

661110

黃侃

文集

文選平點

(重輯本)

上

中華書局

1706.2
424(1)

661110

黃侃文集

文選平點

重輯本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選平點:重輯本/黃侃著;黃延祖重輯. - 北京:
中華書局,2006
(黃侃文集)

ISBN 7-101-05115-4

I. 文… II. ①黃…②黃… III. 文選-文學研究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38099 號

責任編輯:俞國林

黃 侃 文 集
文選平點(重輯本)
(全二冊)

黃 侃 著 黃延祖 重輯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毫米 1/32·22 印張·4 插頁·520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46.00 元

ISBN 7-101-05115-4/I·699

黃侃文集出版說明

黃侃（一八八六——一九三五），原名喬馨，後更名侃，字季剛，晚自署量守居士，湖北蘄春人。黃侃先生青年時積極投身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的革命，民國後見軍閥竊據，內憂外患，無奈淡出政治，從一九一四年起，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武昌高師、中華大學、山西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東北大學、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一九三五年逝世。

黃侃先生師承章太炎先生，長於小學並兼及文學、經學，著述頗豐，然生前出版者甚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華書局出版了《文心雕龍札記》及以一九三六年中央大學「黃季剛先生遺著專號」為藍本編輯的《黃侃論學雜著》。七十年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先生長女念容輯錄的《文選黃氏學》。八十年代，存於武漢大學之先生遺稿及批註本，經先生之侄黃焯整理校勘輯為《說文箋識》、《廣韻校錄》、《爾雅音訓》、《文字聲韻訓詁筆記》、《文選平點》等近十種，分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和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先生手批《白文十三經》和手批《說文解字》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隨後，先生《詩文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一年，先生《日記》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爲保存先生遺稿，武漢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了《黃侃聲韻學未刊稿》，臺北石門書局影印出版了《黃季剛先生遺書》。

今黃侃先生哲嗣黃延祖在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基金資助下，組織人力對先生著述進行全面整理，比勘先生手稿，並查閱所引典籍，主持編輯《黃侃文集》，參與工作的有武漢大學文學院研究生和國學班學生。歷時六年，現已告竣，計得《國學文集》、《國學講義錄》、《文心雕龍札記》、《文選平點》、《說文箋識》、《廣韻校錄》、《爾雅音訓》等十餘種。手批本除《白文十三經》和《說文解字》外，更有《爾雅義疏》和《廣韻》（原件已佚，現有先生弟子殷孟倫之謄錄本）兩種，均套色影印。

黃侃先生對聲韻學有深入研究，所提出的「古聲十九紐」和「古韻二十八部」繼承和發展了傳統聲韻學的研究成果，影響巨大。然而公開發表的僅有《音略》、《聲韻略說》和黃焯筆錄的《聲韻學筆記》以及錢玄同先生《聲韻學講義》所引用的部份。茲復將先生未經整理的手稿如《古韻譜稿》、《重定唐韻考》等整理校勘，另

輯爲《黃侃遺書》出版。

《黃侃文集》的出版，得到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委員會重大委託項目基金、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基金及中國出版集團宣傳文化發展基金的資助；在整理排版過程中，並得到北大方正公司、北京中易電子公司和聯想武漢奔騰網絡公司的技術支援。在此一併致謝。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六年二月

文選黃氏學敍

梁昭明太子集《文選》一編，導源屈宋，遠溯班馬，羣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略具於是。後進鑽研，奉爲圭臬。故退之文雄，子美詩聖，其沈浸寢饋，獨在《文選》一書，信夫沾溉無窮，采伐不竭，盤根巨幹，非蚍蜉所能搖撼也。注家自唐初李善援引賅博，經史傳注，靡不兼綜，又旁通倉雅訓詁及梵釋諸書，學者服其淹貫古今，漁獵不盡。後世治選學者，比之孝標之注《世說》，松之之注《國志》，其珍惜猶有過之。然《唐書》謂善注《文選》，釋事心義。五臣詆之云：「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指翰。」譏彈之辭，誠有失真。要之學者服習之餘，求索舊注，猶嫌不能愜心貴當，則爲不爭之事實也。清代樸學一洗元明空疏之習，枕經胙史，鉤稽勘校，餘波所及，至於《文選》。攷清初校《文選》者，首推潘稼堂錢陸燦二家。逮康熙末葉，長洲何義門出，始博采衆本，以汲古爲善，晚年評定，多所折衷，何氏學問殫洽，生平著作，未及成書，然精識要義，獨出清代攷《文選》諸家之上。後此若余蕭客之《文選音義》，《文選紀聞》，汪師韓之《文選補注》，王煦之

《文選李注拾遺》，胡克家之《文選攷異》，張雲璈之《選學膠言》，梁章鉅之《文選旁證》，朱珔之《文選集釋》，薛傳均之《文選古字通疏證》，胡紹煥之《文選箋證》，朱銘之《文選拾遺》，許翼之《文選筆記》，研治之勤，著述之富，遠軼前代。然求其能得作者之用心，揚茂製之芬烈者，蓋寥寥乎難矣。先君季剛先生，熟精選理，研討至勤。凡蕭《選》之文，見於諸史與本集及宋以前書，皆取以互校，所手批《文選》，丹黃爛然。凡汪韓門，余仲林，孫頤谷，胡果泉，朱蘭坡，梁茵林，張仲雅，薛子韻諸家書，於文義有關者，並已參核。其撫拾瑣屑，支蔓牽綴之辭，以於文之工拙無與，只可謂之選注，不可謂之選學，故不遑備錄。每下己見，類皆原本雅故，熟諳文例，洞然有得於作者之旨趣。蓋先君嫺習文辭，深於章句訓詁之學，用能擘肌分理，達辭言之情。片言隻字，皆根極理要，而探蹟索隱，究明文例，曲得作者之匠心。既無文人蹈虛之弊，復免經生拘泥之累。凡所批註，積滿書眉，雖未寫定，而門人傳鈔服習者衆。先君治學精進不懈，嘗謂五十後當從事著述。積其蘊蓄，卽《文選》一書，整理修治，必能超軼諸家，奪崇賢之席，自成一家之學。不幸中道殂落，遺書未成。容少承庭訓，晚遭時艱，遐漂海嶠，偶獲息肩。因就先君手批，輯成一帙。批語有攀衆家，有獨抒己見。擧擇者識具別裁，獨創者意深玄覽。前賢成書，行於當世，凡所徵引，不煩別

白。惟批語載在書眉，校訂文字，或僅綴片言，或但注二字。今多錄別行，若不添綴數言，足成文理，則觀者難識，非敢以意增省。間有管窺，稱曰蒙案。未得就正鯉庭，聊欲質諸來葉。寫校既竣，署曰《黃氏學》。用誌抱殘守闕，不能承繼家學之愧云。

丁酉歲斬春黃念容序於新嘉坡南洋大學寓齋

（丁酉爲公元一九五七年）

文選黃氏學前言（一九七七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文選平點敘

讀《文選》者，必須於《文心雕龍》所說能信受奉行，持觀此書，乃有真解。若以後世時文家法律論之，無以異於算春秋歷用《杜預長編》，行鄉飲儀於晉朝學校，必不合矣。開宗明義，吾黨省焉。

余仲林云，義門當士大夫尙韓愈文章，不尙《文選》學，而獨加賞好，博考眾本，以汲古爲善，晚年評定，多所折衷，士論服其該洽。以今觀之，清世爲《文選》之學，精該簡要，未有超於義門者也，而評文則未爲精解。

義門論文，不脫起承轉合照應點伏之見，蓋緣研探八股過深，遂所見無非牛耳。

義門論文，亦有精語，而有三蔽未祛，一曰時代高下之見，二曰俗文門法之見，三曰體裁膠溷之見，惜也精研數十年，而所得廬此也。

何評校文，自有讀書記，校注廬見余孫胡梁稱引，葉刻未刻其校注之文，所謂何評，殆錄讀書記耳。

葉樹藩本補注不盡可信，惟何義門評語關於考訂者特有可取爾。

汪韓門，余仲林，孫頤谷，胡果泉，朱蘭坡，梁荻林，張仲雅，薛子韻，胡枕泉諸家書於文義有關者，並已參校。其摭拾瑣屑，支蔓牽綴之辭，以於文之工拙無與，只可謂之選注，不可謂之選學，亦不惶備錄也。

孫星衍多襲前人之說以爲己有，又往往有說而無出處。

頃閱余仲林音義，考其舊音，意非五臣所能作，必蕭該，許淹，曹憲，公孫羅，僧道淹之遺。余所稱舊音，乃六臣本音及汲古閣本音不在善《注》中者，稱爲舊音，或舊注音。五臣《注》既謬陋，亦必不能爲音，今檢覈舊音，殊無乖繆，而直音反切間用，又絕類博雅章之體，縱命出於五臣，亦必因仍前作，觀其杜撰故實，豈肯涉獵羣書，襲舊爲之，寧非甚便。又善《注》發音雖乏簡當，而有必不可闕者，亦復闕之，是知師說具存，不須覲縷也。以此二因，證知《文選》六臣本及此本注中注末之音，皆不可棄，其有單證，別發當條。

文中音多非李善之舊。

胡校以注中注末之音概爲五臣，甚誤人。

建安以前文皆經再校。楊守敬抄日本卷子本，羅振玉影印日本殘卷子本已與此本校，又五臣

文選平點重輯敘

先君精研《文選》，從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間任教於北京大學用《文心雕龍》課及門諸子時，平點《文選》一部，門下諸生競相傳錄。（見駱鴻凱著《文選學》後記及所藏彙錄本。）後還教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和南京中央大學，復手批《文選》數部。一九三五年秋，先君逝於南京。經京陵兵火，神州板蕩種種劫難，先君手批僅存之一部幸為先兄念田所保存。一九六一年先從兄耀先依方望溪、姚姬傳二氏《史記》、《漢書》平點之例，據此錄為《文選平點》專冊，交上海古籍出版社，至一九八六年始得出版。

一九九八年延祖應邀去臺灣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作客座教授，有幸見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丁巳）出版的《文選黃氏學》。該書為先姊念容依先君對《文選》之批注所整理。是以知先姊必另有先君批注的《文選》或彙錄本。對比二版，台北版所列批注條目較上海版約多一倍。但無文句圈點符識。至于字的舊音，為上海版所特有。（見文選平點敘。）

人們往往認爲，先從兄耀先據以錄爲《文選平點》之《文選》批本爲先君最後一個批本，因而是集大成者。但此頗有疑問。今見其扉頁題曰：

東陽吳生靚字伯陽，有美質。從余數年，極其敬禮。余之待之亦與佗門下生殊。今年五月（指一九二二年）侃受爵于天，慈親棄我。吳生于數千里外奔喪唁我，依廬綢繆三月。中元既度，始有歸心。苟曰有情，是亦情之至也。余悲憂窮戚之中，何以酬生厚愛。爰取是本，助生高明。佗時或如余仲林著

書時引何曰，梁茵林《旁證》亦載林云，則又侃之幸而非所敢望也。黃侃題記。

據先母云，先祖母辭世時先君一慟幾絕，幸吳生前來料理一切。後爲留吳生多住幾日，作此批本爲謝。先君歿後，吳生疑別的批本無存，而交付先兄念田，即今所存之唯一先君手批本。然此批本較早（一九二三年），且爲時間不長，心情不佳下所批。恐非最完善者。

將《文選平點》對比此《文選》批本，內容較多。考先從兄耀先嘗親聆先君之講授，多年整理先君遺稿，對先君之批注，必有出處，雖末一一注明，然所列先君批注當甚確無疑。

而姊夫潘重規先生之逐錄本雖寫明庚午，已較晚（一九三〇年），但隨後還可將先君不時之批注逐錄，故先姊所存先君之《文選》批注必更詳實，還可能另有筆錄。

有鑑於此，延祖祇好將先姊念容所輯《文選黃氏學》與先從兄耀先所輯《文選平點》重輯爲

一，盡力保存先君批點《文選》之全貌。

重輯時先將二版本所有批注條目錄入電腦，依《文選》原文次第重排（按清代胡克家刻本並參照清代孫梅批本）。凡一條目祇出現于二版本之一，則悉依原文。臺北版加○，上海版不加。若同時出于二者，則依文意整理，務使意義明確無漏，再加◎。至于字的舊音，及文句圈點符識，悉依上海版。

在重輯時參考了駱鴻凱先生所著《文選學》一書（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年版）。駱先生爲先君及門弟子，論學悉依師法。凡書中所引先君平點之《文選》條目，而《文選黃氏學》與《文選平點》所無者，概行彙錄。

上海版原爲手寫膠印版，一律爲行楷字體，難以區分《文選》原文與先君平點之文，不便閱讀。台北版悉用明體，而將《文選》原文用括號標出，也顯煩疊。

這次重輯，在專人作電腦輸入校對後，延祖逐條校勘修改。因合用之字體有限，凡摘引《文選》之句、詞，均取楷體，原注用小字亦用楷體。解說悉用明體。所缺字自行製作。

自《文選》成書之日，歷代均有注者，如李善、五臣（唐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等。

先君平點《文選》，本爲講授而作的札記，後人整理成書，爲的是使讀《文選》者有所參考。但多年以來有人認爲應將前人已作的解說文句刪去，特別是胡克家《文選考異》中所述者。但是這種觀點施於教學用書是極端荒謬的，如果教師在講課中只能講自己的所得而不講前人之已得，則學生是沒法聽下去的。重輯時斷然拒絕了這樣的意見，使《文選平點》成爲可讀之書。對《文選考異》中有所論述的條目，標以△號。這並不表示全文照引胡氏所述，而是表示胡氏有所述，讀者可對比細細揣摩。

延祖幼孤，不承先君之學。今兄弟及先君弟子多已故去，無奈勉力整理先君遺稿，雖校勘十數過，亦或有誤。

二〇〇五年 黃延祖重輯序

文選平點例言

黃季剛侃先生嘗平點文選一部，門下諸生競相傳錄。今依方望溪、姚姬傳二氏史記、漢書平點之例，錄爲專冊，並條列其例如次。

凡平點分爲六卷。首列選目，於篇目下標明此篇又見何書何卷。文目下所注者，係據蔣樞校寫嚴可均全文編目。其注詩目下者，係依徐行可移錄楊守敬古詩存（序稱古詩輯存）目錄未定稿。黃先生平點本，係據湖北崇文書局翻刻鄧陽胡氏刻本，而其所寫嚴楊二目，別見四明林氏翻刻胡刻本文選目錄中，今故增入此本選目之內。

凡錄平點，先列評語校語。凡評校某篇某句之語，必先舉原文，如評文選序多則九言句，先引此句於上，繼寫評語於下，次列舊音，次列分章節層次點，次列文句圈點符識。

凡評語中所附何焯評語，係就黃先生在葉樹藩刻文選何評句旁加圈者錄之，其於何評無圈者不悉錄也。

凡校正文字，多依舊注爲說，除李善注有明文者，餘概稱爲別本，不分李善與五臣。（唐呂延